

歌

謠

卷二第

期七十三第

探論「寶卷」在俗文學上的地位
 歌謠選錄
 舊歷新年廣州人的風俗
 紫姑在三林塘
 編者的話

修品心
 清水
 顧良

探論「寶卷」在俗文學上的地位 修品心

今年一月十四號，我曾在北平萬國美術所（Institute of Fine Arts）用英文講過「影戲與傀儡劇史及其與現代戲曲音樂的影響」一題。講過以後，曾有幾個朋友，要求我把它用中文寫出。其實，我那天講的不過是我近來一個還沒有研究完成的題目。朋友們既如此督責，我只好把一部分假定的結果暫時發表。

提到通俗小說的朋友，多認定唐代的俗講和移來的小說大有關係。這話一點不錯。不過我（實在不止是我一個人）以為這個範圍太小。我以為唐代的俗講與後來的一切平民歌曲都有關係。它們實在佔據了近代白話文學史最重要的一頁。我以為「最重要」三個字尚不能以形容出他的偉大，簡直可以說近代白話文學史的大部分

的領域都是它的領域。中國戲曲史也因此因而要變動了。

唐代的俗講歸納起來可以分作三個部分：

- (一) 用韻文和散文相兼的變文系統。這個系統的韻文多為七言句，或十言句，但有時也有少許襯字。變文的發現應以燉煌石室所發現的東西為最寶貴。其為通俗的韻文，可由唐朝詩人口中知道。如目蓮變，昭君變等。變文之下便是寶卷，彈詞等，甚至於今日的二黃梆子都屬於這個系統之內。
- (二) 用散文和有牌名的曲調相兼

的話本系統。這個系統如詩話，詞話，諸宮調，其或與後來的南北曲都不無關係。

(三) 俗曲，如五更轉等是。

後來談話多的，把歌曲的性質一天比一天減少就成了通俗小說，但仍保留原來文體的狀態。如說話人在起始多先說一兩首「西江月」。至於通俗小說也有用小詞作每回引起的，而章回小說的回目，頗似曲中的題目正名。至於談話少的，歌曲性質發達的，一人唱便成為唱賺，彈詞，等。多人唱，便成為俗戲。

影戲在宋朝所使用的劇本便是當時的話本，但近代的便用寶卷，如同影戲的內行相問便說：「你今日宣的是什麼卷？」並不問：「你今日唱什麼影戲？」遇有影戲劇本淫穢，老年人可以禁止他。這個老年人叫作「查卷的」。但北方演影戲的人雖然知道與「卷」有關係，可是並不知道是寶卷。

寶卷的前身是變文。變文這個名詞好像在唐代就不承認它是可靠的正經。寶卷直至今日也不能算正經。影戲的劇本組

五，歌謠中之俗音，俗字應加以註解。
 六，來稿請寄：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歌謠研究會。

發行處：北平沙灘北京大學出版組。

雅學考

織，和故事的結構很有寶卷的意味，但已採用對話形式。但何時寶卷與俗戲分離尚難證實。

宜讀寶卷南方叫作「和經」。這種影響是不是和南戲支派以下的弋陽腔，或四平調等有關，都值得注意。昔日影戲宜卷均用木魚。今日南方宜卷依然如此。木魚就佛教中講也叫作梆子。這時候就令我們想到梆子腔的問題。中國各地方鄉土戲原都是梆子的勢力。如崑腔，戈陽腔，曾經被人叫作梆子。這個問題好像又大了一點。

在「高僧傳」中曾提到吟經的區域，各地稍有不同，那麼是各地方鄉土戲曲早已有了根基了。自然各地方戲不一定都是從寶卷中分離的，此中或有互相抄襲的嫌疑。至少可以說中國地方戲是受了寶卷的影響，如果不是全部的。由文體和旋律都證明得出來。

二黃中「牧羊圈」或是「牧羊寶卷」的誤寫。「藥王卷」或就是「藥王寶卷」。白玉霜所唱的評戲，原是由潯州影戲中「還陽調」脫變而來的。秦腔所用的梆子，頗似由木魚脫變造成，而廣東戲中仍用廣

東梆子，也和木魚很相類，是中國現代的鄉土俗戲將要因研究宜卷而得到他們父子的關係，而不一定是姐妹的關係。自然也有些鄉土戲是不沾他們的血統的，可是，那實在佔特別的小數。

我現在正收集了五十種寶卷，加以整理，想證實這些假定的說法。將來另有長文在劇學月刊上發表。以上不過講演中一段而已。

河北歌謠

糖瓜黏

吳永記錄

- 二十三，糖瓜黏，
- 二十四，掃房日，
- 二十五，作豆腐，
- 二十六，去割肉，
- 二十七，去宰雞，
- 二十八，白麪發，
- 二十九，滿香斗，
- 三十黑夜坐一宵，
- 大年初一出來扭一扭。

註：這一首是舊曆年底，孩子們唱的歌。這意思是說一到新年的時候，大家都要忙了，從臘月二十三糖瓜

祭禮忙起，掃房，作豆腐……要忙到大年初一才能快快樂樂的過年。「滿香斗」，是說預備好了香燭之類，到三十那天好燒香守歲。「宵」，音「一」又。

金磬響

金磬響，放炮鞭，
祭錢祭馬龍昇天，
塵世劣語休明奏，
好言要陳玉皇前，
兒童還要多保佑，
下凡求祝鼎鼎鮮，
人們有吵休嫌絮，
每日神桌供長筵。

註：這是舊曆臘月二十三日祭靈時吟的歌。

三十夜

三十夜，好黑天，
子時是我分歲年，
子午香，獻佛前，
嫂子叩頭慶團圓。
換新鞋，頂金圈，

曾文正批記李秀成供

杭世駿三國志補註與趙一清三國志註補
景印三國志注補序 鄭天挺

附錄 論篆隸萬象名義
周祖謨
國學季刊第五卷索引

周祖謨

城孫蜀丞氏所藏王氏原稿及昭代經師手札
丁氏原書影印載於篇首 定價一元五角

姐姐帶我上街繞一灣，
南雜拌，要新鮮，
蘋果金橘送兩籃。
什錦燈，我好玩，
太平花發星滿天，
飛天十聲連珠炮，
小盒我要劉海戲金錢。

註：「太平花」，是一種花爆的名字。

「飛天十聲連珠炮」，是說有一種
爆仗能飛得很高，同時有十個響。

「小盒」，是一種小型的盒子，裏
面有花炮，等點着之後，就放出花
來。花可作成不同種的戲。「劉海
戲金錢」是一齣戲的名字。

寂寞天

元日日，寞寂天，
吃素餠餅包古錢。
嫂子用蒜不恭敬，
誰要吃錢誰有緣。
姐弟同打鞦韆架，
就怕轉身客拜年。

註：這一首是孩子們在元旦唱的歌。北
方人管餃子就叫餠餅。有些人家在
年初一還天要吃素，所以餃子也是

跑竹馬

素館的。據他們迷信的說法，吃素
可以免災。就是在南方也有這麼一
說。「古錢」，就是制錢，按北平
的風俗，在過年時有些餃子裏是藏
着制錢的。誰要吃到這種有制錢的
餃子，誰就這一年有福氣。

跑竹馬，放紙鳶，
春風擺柳好神氣。
大沙燕，蜈蚣排，
蝴蝶還要送飯來。
哥哥抖筆慢慢跑，
姐姐放鳶留神裁。
我箏籊鼓嬉笑響，
他箏弦音陣陣哀。

註：這一首是新年時的兒童遊戲歌。「
蝴蝶還要送飯來」，是說蝴蝶形的
風箏升到天上去之後，還有一片一
片的碎紙從空中落下來，看起來是
很好玩的。

「留神裁」，是說小心別陣了。

步步噠

步步噠，琉璃笛，

姐姐隨我唱新曲。

走馬燈，憑氣轉，
三娘推磨脚踢毬。
好冷天，凍手脚，
孔明因何永拿一把扇？

註：「步步噠」，「琉璃笛」，都是新年
時兒童的玩具。

月亮爺

月亮爺，亮堂堂。
哪屋元宵撲香？
嫂嫂屋內吃幾個，
奶奶膝前湯碗湯。
哥哥元寶我不要，
愛聽嫂嫂兜內金錢響叮噠。

註：這一首是舊歷正月十五日「燈節」
唱的歌。

「奶奶」，即祖母。
「兜內」，即口袋裡。

神仙齊

正月十八夜，世界神仙齊，
白雲觀內是太虛。
姐姐同我助善會，
遇見閣老騎黑驢。

他也笑來我也嘻，
賜我平安福壽的。

太平鼓

太平鼓，打的響咚咚，
一生愛看六部燈。
燈屏兒，畫成套，
一典一故我知道。

註：這是一首流行在清代的歌謠。在那個時候一到「燈節」這天六大部裡便懸燈結綵，任人觀賞。那些燈都是極大極美的，比現在市上流行的精緻得多。還有些是燈屏。燈屏上面都畫着許多歷史的故事畫。這些畫都是大內如意館的名家所畫，所以非常名貴。

牛騎燈

牛騎燈，大的奇，
好看莫若隱隱的；
十支羊燭均不亮，
四入門牌在燈裏。

註：這也是一首流行清代的歌謠。隱隱是二個茶館的名字，叫隱隱軒，原

設在東安門外，即現在的眞光電影院那地方。在從前每到正月十五便點燈慶祝佳節。一隻燈，能夠「四入門牌在燈裏」，也就大的夠瞧了。

塞北歌謠

宗丕風記錄

正月裏

正月裡，正月正，
正月十五掛紅燈。
哪呼唉，哪呼唉，
家家戶戶接喜神。
接喜神，迎福神，
給你留下個聚寶盆。
哪呼唉，哪呼唉，
一輩子洋錢用不清。

註：這是元宵節時所唱的歌。

新年到

新年到，鑼鼓敲，
哥哥放花炮，姐姐作元寶。

小妹妹作了新棉襖，
小弟弟鬧着要年鞋。

註：「元寶」即用金銀鈔作的元寶。

張大嫂

張大嫂，李大嫂，
借給我件破大襖。
破大襖，不能穿，
贈給窮人去過年。
過年好，過年好，
討債的來了怎麼好？
搽了席，拔了鍋，
這樣的日子怎麼過？

註：末二句是說窮人無錢還債，被債主把鍋和席子都拿走了。

臘月一過

臘月一過，又是一年，
又要租糧，又是討利錢，
糧米成了囤，銀錢成了可，
你看喜歡不喜歡。

註：這是說有錢人到新年時的快樂。

子丑
婦
妻

蠶花戲中的孟姜女

民俗學，民族學，文化史，社會史期刊
張之金 中國五岳底由來

汪韻泉

中抗
國州

民衆週報

請閱通俗讀物編刊社出版的

女
童
編

高湖一夜

董作賓 察哈爾歌謠
每號一角，半年六角，全年一元。

羅星
行二

定購洋一元。

總代售處：北平景山東街長山書社。

新年喜

新年喜，
新年裡面唱大戲。
請朋友，叫親戚，
天堂上，搬筵席，
紅燈結彩花世界，
炮竹聲聲啓新意。

笑笑笑

笑笑笑，新年到，
敲鑼鼓，放鞭炮。
哥哥喜，妹妹跳，
爸娘給我壓歲錢，
一吊又一吊。

新年樂

新年樂，新年樂，
姑媽抱來小哥哥。
小哥哥會叫爸爸，
張着小嘴打打，
打！打！打！
惹得大家笑哈哈。

註：「打打」，即兩隻小手慢慢地拍打。

一掃金

一掃金，二掃銀，
三掃聚寶盆，
聚寶盆裏有個寶，
子子孫孫用不了。

註：這是新年掃地時唱的歌。

新年過

新年過，新年過，
一年一回頭，光陰不待我。
快讀書，快工作，
黃金時光莫錯過。

舊歷新年廣州人的風俗

清水

開門：選個好的時候，以鞭炮來開門，有的在大清早，有的在半夜。門上，早已貼上門神，春聯，跟「開門大吉」等吉利話的紅條。
財神與規子：孩子，小販，叫化子等，握着一疊寫上「財神」的紅紙挨戶送

拜年：照例的工作，孩子們最歡喜。拜了年，有糖子吃，還有「利市」討。
賣：人家愛聽吉利話，給他一二個銅子了事。有的賣好吃的規子，大呼「發財大規」，「現」與「規」諧，人們也多買它。

正月正

正月正，家家兒門口掛紅燈。
二月二，家家兒兒待女兒。
三月三，桃店開。
四月四，麥子芒兒撥刺刺。
五月五，洋糖粽子送丈母。
六月六，瓜兒茄兒水綠綠。
七月七，買個西瓜橋上切。
八月八，穿上釘鞋上高塔。
九月九，大家兒飲杯酒。
十月中，碗頭吃飯工。
十一月朝，早些砍柴晚上燒。
臘月臘，家家兒兒吃守歲飯。

註：「撥刺刺」，言麥子已長大。

如果日子不好，是「破日」或「三煞」，則不拜年。

玩耍：唯一的消遣是遊覽，看戲，賭博；警察好似過俗的見了各處賭骰子，色子，紙牌的都不大干涉。但只一二天，過此不行了。

年初二：這天有三件事要做的。第一，婦人，老婆子等，早早起來，以豬，雞，魚，橘子等供祭祖先，這叫做「開元」。開元後，講話，舉動，方可隨便些；地也一直到這時才准掃。其次，是各商店的夥伴的去留，都在這一天決定。老板於筵席中敬酒時婉說出來。因為這席酒十分難吃，人們都說是「無情酒」。第三是「放生」，人們多於這天放些鯉魚。吃喝：新年裡的飲食最講究不過。金盒，瓜子，香茶，煎堆，油角，年糕，蘿蔔糕等。菜蔬，以貧富來分，那是說不了的。

人日：初七叫做「人日」，多到「花球」去逛逛。

石戰與打仔：附近的鄉村，有在新年的時候打「石戰」的。雙方劃地為界，

拾石相擲，鬧得很兇，打傷人，各不相究。「打仔」止限於孩子們。兩姓或兩村的孩子在山野鬥打，以勝負卜年成的好歹；壯年人加入作戰的，也有。

開燈：新生子跟新討媳婦的都得「開燈」。有的想發財的也得「開燈」，這叫做「發財燈」。有的在初五以前舉行，有的在元宵前後。公眾舉行的，搭棚演戲，大開筵席，消費是很大很大的。家裏沒有孩子的，到廟裡去「請燈」，「燈」與「丁」諧，聽說請了燈可以生子。這個儀式，也是怪麻煩的。

頭炷香：觀音山的三元宮，白雲山的鄭仙祠等，香火最盛。元旦的早清，大家爭燒「頭炷香」，有的希圖一年的「利市」，剛是半夜，便有起身去的。

生菜會：郊外各鄉村都得舉行。大家在郊外席地大吃生菜，非常的熱鬧。唱八音，演戲的亦有。據說，這樣做了，年成必好，故盛裝的男女也紛紛去參加。

摸石洞：×地的廟堂，有個石洞，廟祝拾了些螺蜆放在裡面。新年婦女去進香時，多伸手去石洞中摸索，摸得螺的，主生子，蜆，則生女。雖然要出錢給廟祝，才得伸手去摸一摸，她們仍是搶着去摸，以下今年生育的性別的。

打地氣：鄭仙祠等處有許多婦女帶了被去那裡睡一晚的；聽說睡了，身體康健，多生貴子。無子的人，前往「打地氣」的，最為衆多。

買花，買金魚：到了除夕的晚上，雙門底，十三行，十八甫的花市上場：水仙，吊鐘，梅，桃，……羅列街頭，多到無以計數。金魚也不少。大家爭往品賞，購買，擠得水洩不通。這特殊的夜市，生意極旺，一直鬧到有人開門為止，南京的夫子廟，是不能夠與之相提並比的。

補天穿：「初七」的這一天，煎些鹹甜的糕之類的東西去奉神，聽說是「補天穿」。這是不大普遍的事情，西關的住戶，才有人舉行。

爲便學人依原本用極上夾連紙重印

定價五角

定價八角

紫姑在三林塘

顧良

——記邀請「坑三姑娘」

大年初一早晨，吃過小小的糖糰，齋過家堂菩薩(家神)，斜門裡溜進來了三個兩個姑娘，都是十五六七八的，輕腳輕步的，連一隻貓一隻狗也不驚動的；迎她們進來的也是一個年歲相近的姑娘，進來一個便交給她一件小東西，三個兩個便是三件兩件：一個三寸長一寸半闊的鞋底，已經紮好了的，緞子底，緞子面，一個綢面綢裡加緞滾的鞋面，一頂掛珠掛彩的暖帽，她集合在手裡仔細細看，看，看而又看。還有三個兩個自然湊在一起着，越湊越緊，越挨越攏，幾乎要「碰頭」了，輕聲細氣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一個大人來了：「你們這些姑娘幹嗎？」「不幹嗎。」「沒事。」「你不知道的。」「你不用管！」一下子都散了。

下午。
「××姑娘，三林廟頭燒香去嗎？」
「不去，今天不去，有事呢，明後天去。」
「不去我去了。」
「你去你的吧，小心的走，慢慢的走，

跌了就爬起來，跌不痛爬了再走，跌痛了叫我來。」

「多嘴姑娘，討厭！」

「別忙着走，媽媽嫂子跟你一起去。」
女人都出去燒香了，男人都出去賭了，家裏除了姑娘沒人，大脚大步，搖搖擺擺進來的是三個兩個姑娘，有姑娘的方便有笑聲，滿屋子的笑聲，滿屋子的剪子，抵針，線，尺，……大擺大場，「三姑娘」的繡花鞋大功告成。

「三姑娘」的鞋事，臘月裏就已經在籌備了，但是必需大年初一做好，不能早，不能遲，說是這樣。

◎◎◎◎◎
正月半夜。

方桌上滿散着白粉，桌簷上擺着細香紅燭。香燭都燒上了，搖搖的燭光燭影裡，四個姑娘都誠誠心心完畢了九叩三拜的厚禮。其中兩個姑娘走出去了，再回進來時，還有兩個姑娘便迎上前去：
「噢，張喜娘來哉。」

「噢，李喜娘來哉。」
「抬轎，抬轎，抬轎。」
「拾妮三姑娘來。」

「三姑娘」的花轎是一隻「合撲」着的(翻身)的飯籬(竹製的淘籬)，飯籬邊上往下插着一隻大麥簪(骨簪)，飯籬心裡平插着一隻長筷，乃是轎杠。兩個姑娘抬起花轎，上「三姑娘」府上去了，「三姑娘」府上在門角裏：
「一姑娘拉屋裡囉？」
「勿拉屋裡。」
「二姑娘拉屋裡囉？」
「勿拉屋裡。」
「三姑娘拉屋裡囉？」
「拉屋裡，儂邀伊做啥拉？」
「我末邀伊吃仙茶嚟望望仙神，」
正月半夜看紅燈。」

「啞哉。……三姑娘還勿曾起身哩。」
「格末邀伊快操點；」
紅燈末要影(即「滅」的意思)哉，
仙茶末要冷哉，
芝麻糖炒米末要韌哉。
邀伊梳起頭來，

本刊啓事

繞起腳來，
更起衣來，
三對蠟燭末要到哉。」
「頭末勿會梳哩，」
「頭勿會梳末，」
邀伊一木梳嚟兩篋篋。」
「衣裳末勿會着哩。」
「衣裳勿會着末，」
邀伊披自嚟來。」
「褲子末勿會着哩。」
「褲子勿會着末，」
邀伊拖自嚟來。」
「鞋子末勿會着哩。」
「鞋子勿會着末，」
邀伊扶自嚟來。」

合唱：
「坑三姑娘獨脚仙，
教妮姑娘好線針：
粗針細針全（音才）要會。」
「三姑娘快燥點。」
「三姑娘快快叫。」
「三姑娘登自轎末哉。」
於是兩個喜娘湊了上來：
「三姑娘登轎哉。」

（三姑娘的的帽子帶在轎（竹籬）頂上，
「三姑娘的一隻花鞋兒安置在轎杠（長篋）
上。」）「三姑娘」終於請來了，花花轎的
後面跟着的是給拍粉點胭脂的兩位喜娘，
還有一個提着一盞紅燈籠的跟轎，遠遠的
還有一個穿得絕齊整的「三姑娘」的「小阿
舅」（小舅子），手裡持着香（那是兩個男
的孩子）。轎子一到，「小阿舅」大叩其
頭。開了轎門請姊姊出來：不是喜娘的兩
個姑娘把轎子各用一隻食指指在散滿着白
粉的桌上，大麥簪的脚跟插在粉裏，一會
兒「三姑娘」描起花來了（大麥簪在粉堆
裏，自動起來了。好看的花描完，「三姑
娘」起身告辭，明年再來！
描的時候，如求細花，便說：
「三姑娘畫來細細巧巧。」
如求粗花，便說：
「三姑娘畫來粗粗交交。」
年輕的男人最喜歡跟姑娘們胡調：在門外
用硧磚往坑裏拋，這樣，「三姑娘」便
生氣了，不肯描花，姑娘們連忙說：
「三姑娘勿要動氣。」
明朝夜裏再來抬儂。」
喜娘便說：

「妮三姑娘勿動氣格。
等儂明朝再來抬。」
如果好好描完，全體必送「三姑娘」到門
角裡，並說：
「三姑娘，多謝儂！
開年再來抬儂。」
請「三姑娘」，最早正月十五日，至遲
正月念四日。

編者的話

本刊在寒假時，收到許多關於舊歷新
年的歌謠，和記載新年風俗的文章。現在
選出一部分來發表。顧良先生這篇「紫姑
在三林塘」是述說南方的小姑娘們在新年
時作的迎神戲，非常有趣。其中有許多地
方是用上海的方言寫的，叫我們看了，更
覺親切。

◎ 本刊擬於第三卷第一期（四月四日）
出增刊一張，表示慶祝周年紀念的意思。
希望朋友們多多賜稿。稿限於三月二十五
日以前寄到本會。

◎ 本刊收到本校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畢業
生謝榮觀先生捐洋伍元，特此誌謝！

本刊歡迎直接定閱